

第五七五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周禮部

三
一
五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三十七卷目錄

周禮部彙考一

周成王一則

漢文帝一則

後漢章帝一則

齊太建元一則

梁武帝一則

北魏孝文帝一則

唐太宗一則

後周世宗一則

宋真宗一則

則神宗一則

則光宗一則

金世宗一則

明建文一則

世宗一則

嘉靖二則

周禮部彙考一

周成王一則

成王六年一則

按禮記明堂位一則

量而天下服

正義序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所制

之禮則周官儀禮也

按周禮鄭元序周公營洛邑於土中七年作六典謂



之周禮致政成王以授之

按周禮賈公彥序唯有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

周公致太平之述

按朱子語錄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

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軋皆毀之則愚陋

無知之人耳

漢

文帝年樂人賈公獻周官宗伯大司樂之章

按史記漢書文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藝文志六

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賈公獻

其書乃得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武帝年河間獻王得周禮獻之藏祕府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河間獻王傳河

間獻王德修學好古所得書皆古先秦舊書周官尚

書之屬

按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

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

以千金不得遂取攷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

按唐賈公彥序周禮與廢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而

不傳周禮後出者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

傳云泰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濃其政酷烈與周官

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燒焚之

獨悉是目隱藏百年孝武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

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

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

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目考工記足成之

按宋鄭樵三禮總辨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

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獻於武

帝時藏之祕府五家之傳莫得見焉

注五家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小戴

按元吳澂三禮攷錄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

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祕府諸儒皆莫之

見

成帝河平年劉歆校祕書以周禮闕冬官以考工

記足成之

按漢書成帝本紀不載按賈公彥序周禮廢典馬

融傳云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

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目考工記足

成之時衆儒並出共排目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

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周公

致太平之述具在斯

哀帝建平年命劉歆卒父業歆曰周禮著於錄略

按漢書哀帝本紀不載按賈公彥序周禮廢典按

藝文志云成帝時目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

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

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

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

略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

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

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

歆卒父所修者故今文理理則是也按馬融作成帝

書始著於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

杜子春能通其讀

後漢

章帝建初元年詔令賈逵作周官解故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不載 按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詔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

順帝永和 年張衡典校書作周官解說乃以漢大述漢事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不載 按後漢書百官志胡廣註順帝時張衡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大述漢事會復還河間相遂莫能立也

靈帝熹平四年盧植請以周禮置博士立學官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不載 按盧植傳熹平四年疏

日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說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勵後來以廣聖意拜盧江太守

齊

太祖建元元年得竹簡科斗書考工記

按南齊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文惠太子傳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時襄陽有盜發古冢相傳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梁

武帝天監 年勅策周禮義咸哀對高第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陳書咸哀傳哀年十九梁武帝勅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對高第

天監 年僕射徐勉以沈峻特精周禮奏爲博士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儒林沈峻傳峻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

庚季達須撰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宜即用此人使聖人正典廢而更典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宣帝天定 年令沈重講周禮於合歡殿 按梁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周書儒林沈重傳重博覽羣書尤明詩禮事梁主蕭譽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重所撰述共行於世有周禮義三十一卷周禮音一卷

北魏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六月戊午詔改斗尺依周禮制度 按北魏書孝文帝紀太和十九年六月戊午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

大統十一年命蘇綽盧辯依周制置六卿官 按北魏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周書文帝紀魏恭帝三年行周禮建六官初太祖

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制六卿官 按蘇綽傳大統十年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

太祖欲革易時政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太祖因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詰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虎泊

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遇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就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不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數祖宗之靈命稽於先王之典訓以大詰於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曩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於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續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探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烝民罔克自又上帝降鑒獻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又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邁又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弗敢鳴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堅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魯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龜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予朕躬宰

惟天官克諸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事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實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戒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鈞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率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惟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愼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誓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未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杜國虎泊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

叔世遂致於雍庸錫降丕命於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艱行之實艱罔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邁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明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末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恭帝三年春正月初行周禮建六官
按北魏書恭帝本紀不載 按北周書文帝紀魏恭帝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爲太師大家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 按盧辯傳初太祖亦謂周太祖也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今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

天官府
領冢宰等衆職
地官府
領司徒等衆職
春官府
領司伯等衆職
夏官府
領司馬等衆職
秋官府
領司寇等衆職

冬官府
領司空等衆職
史雖具載文多不錄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世多損益

唐
太宗貞觀元年五月敕明經習周禮者於本邑內量減一選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唐會要貞觀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邑內量減一選

元宗開元八年李元瓘上言預試之日習周禮者帖十通五許其入第從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唐會要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雙四經始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

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瑒奏言明經習周禮者出身免任散官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唐會要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儀禮及公羊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二百三十七卷周禮部

第五七五冊 之〇二葉

穀梁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

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世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爲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爲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爲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少非職此之由乎

代宗大曆八年歸崇敬請以周官爲中經置博士一員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歸崇敬傳大曆八年崇敬建議曰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額門廢業傳授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爲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

德宗貞元 年杜佑廣周官法爲通典奏之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杜佑傳貞元十九年拜校檢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是劉秩撫百家俾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瑋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

後周

世宗顯德 年詔刻周禮釋文

按五代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周顯德中詔刻易書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誦崇義校勘自是相繼校勘

宋

真宗咸平二年詔邢昺等校定周禮義疏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僊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

按玉海李至請命李沆杜鎬等校定周禮疏咸平三年三月癸巳命祭酒邢昺代領其事杜鎬舒雅李維孫奭李慕清王煥崔僊佺劉士元預其事賈公彥周禮疏五十卷

咸平四年九月邢昺等表上重校定周禮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咸平四年九月丁亥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及直講崔僊佺表上重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義疏凡一百六十五卷賜宴國子監昺加一階餘遷秩本云一百六十月九日命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義疏具矣

咸平六年勅以周禮正義雕印頒行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咸平六年勅雕印周禮正義頒行

景德元年七月賜諸王近臣新印周禮疏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景德元年七月癸未朔賜諸王近臣新印周禮疏

景德二年十月賜宰執近臣親王新印周禮疏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景德二年十月甲申復賜宰執近臣親王新印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疏

景德二年十月賜宰執近臣親王新印周禮疏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景德二年十月甲申復賜宰執近臣親王新印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疏

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作周禮詩三章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大中祥符七年六月庚辰上作周易詩三章賜羣臣和至是徧詠經史百僚並賦九月庚戌作周禮詩三章其讀十一經也起七年六月庚辰成於八年閏六月癸巳

仁宗慶曆 年楊安國以周官進講經筵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楊安國傳安國在經筵二十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實嘗謂周官至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古所謂緩刑乃貴過誤之民爾今衆持兵仗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無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餓卒至起爲盜州縣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皇祐元年九月所鑄石經周禮畢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石室十三經孟蜀所鑄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周禮孫羽吉書

至和元年學士王洙上周禮禮器圖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至和元年九月丙寅翰林學士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講周禮上因命書車服冠冕簪豆簠簋之制及圖成上之神宗熙寧八年頒王安石周禮義於學官

按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八年六月己酉頒王安石詩書禮義於學官 按王安石傳初安石訓釋詩書周

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莫能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

按蔡條新經周禮義跋王元澤奉詔修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蓋以相臣之尊所以假命於其手也詩書多出元澤暨諸門弟子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政和時朝廷悉命藏諸祕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迹猶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

按晁公武讀書志新經周禮義王安石撰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安石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不解考工記安石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其黨紹述期盡行之禍難並起

元豐元年三月沈季長進講周禮

按宋史神宗本紀元豐元年三月辛巳御通英閣沈季長進講周禮八法

元豐六年四月蔡卞進講周禮

按宋史神宗本紀元豐六年夏四月壬申御通英閣蔡卞進講周禮

元豐 年陸佃進講周官禮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陸佃傳佃加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佃入見神宗問大喪襲袞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崇政殿

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著書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禮象諸書皆傳於世
高宗建炎 年王居正進周禮辨學楊時周禮義辨亦列祕府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王居正傳建炎中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寔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居正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亦列祕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紹興三十年史浩權建王府教授進講周禮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史浩傳紹興三十年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講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

按中興藝文志孝宗爲建王浩分講周禮多啓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關

按東山經籍考四明史浩字直翁爲建王府直講時有周官講義十四卷然止於天地二官自天官冢宰至於地官司關今其書尚存文淵閣

孝宗乾道九年閏正月詔令胡銓進所講周禮藏祕書省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胡銓傳銓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銓歸上所著周禮解詁藏祕書省
按玉海乾道九年閏正月二十三日敷文閣直學士胡銓言聖訓令臣進所解諸經今先繕寫周易周禮禮記春秋四經解詁令投進

按胡銓進周禮解序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二禮相爲表裏其來尚矣考王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馮相氏之精考會子問雜記及問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別考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知鬱人鬯人典禮之經考經解而知太師六經六德之本考哀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社郊嘗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問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衛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而知龜人筮人之敬考緇衣絲綸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準繩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弦而知樂師靈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尊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郊之論考冠義而知樂師之等考鄉飲而知酒正之德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雋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掌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爲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謂江出汶至於溝渠所并大川

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脈絡開塞而至於九州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觀大川小川之說生於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說然二禮條分貫別亦豈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旨意脗合相為表裏端若脈絡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誠有味其言之也臣既為易春秋禮記傳又覃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集解書以謂韓愈闢邪說尊六經而邪說卒不能革歐陽修欲刪去九經緯書而異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卒韓歐之業而學術膚淺志苦心勞徒益蕪累終莫能探

隨發潛重念昔之賢士伸於知己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四侍經筵屢蒙獎諭受知實深陛辭之日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進呈伏惟陛下天縱之姿聖學高妙卓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說大哉王言非精於禮孰能與於斯願臣櫟批曷補萬一倘辱皇慈寬狂瞽之誅略加磨覽則臣之志願畢矣

淳熙二年上與趙雄言周禮理財之務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趙雄傳淳熙二年雄僉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飢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為務

淳熙十年鄭鏐進周禮全解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王與之周禮訂義三山鄭氏鏐有周禮全解淳熙十年進

光宗紹熙三年吏部郎陳傅良進周禮說十三篇

按宋史光宗本紀不載 按儒林陳傅良傳良除吏部員外郎因輪對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進

按王海紹熙三年吏部郎陳傅良進周禮說以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為目目各四篇續書目徐筠學周官於陳傅良記所口授成周禮微言十卷自謂聞於傅良曰周禮綱領有三義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其誤三也又陳傅良徐元德撰周官制度清華二十卷

按陳傅良進周禮說序王道至於周備矣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倍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斷喪殆盡而天下遂日多故老生宿儒憤憤推咎以是為用周禮之禍詆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者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

寧宗嘉定 年林椅上周禮綱目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陳振孫書目周禮綱目八卷摭說一卷紹興府教授括蒼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理宗淳祐三年夏四月王與之進周禮訂義

按宋史理宗本紀淳祐三年夏四月壬申布衣王與之進所著周禮訂義補下州文學

按宋會要淳祐二年十二月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奏右臣準祕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二本繳納訖臣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為訓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靡儒乃能編輯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悉為蒐獵無遺問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叅政真德秀擊節是書為之序德秀沒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亦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經甚多縉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朝適會祕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祕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三年正月初六日奉旨下祕書省宣入十八日奉聖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都司擬上照得温州布衣王與之皓首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為精粹與之守志厲行無求於世今祕省取其書守臣上其姓名與獻書自鬻者不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四月二十六日奉旨王與之勅授賓州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祕書省

金

廢帝天德三年置國子監周禮用鄭元注賈公彥疏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按金史廢帝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凡養士之地曰

國子監始置於天德三年周禮用鄭元注賈公彥疏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元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定國子學制以次讀周禮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至元二十四年

立國子學而定其制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件讀以次傳習之講說則依所讀之序

明

建文帝建文元年帝與方孝孺討論周官法度

按明外史方孝孺傳建文帝即位與董倫同侍經筵帝好文日與孝孺討論周官法度

世宗嘉靖八年李如玉上周禮會要十五卷

按明外史儒林王應電傳時有李如玉者亦精於周禮采諸家爲會要十五卷嘉靖八年詣闕上之特旨嘉獎賜以冠帶

嘉靖 年上允輔臣請命天下棘闈策士用周禮一道

按孫攀古周禮釋評序世宗皇帝嘗允輔臣之請命天下棘闈策士用周禮一道獨不可欽遵德意而究心矣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三十八卷目錄

周禮部彙考二

後漢鄭元周禮注自述

唐賈公彥周禮正義自序

宋李觀周禮致太平論集自序

楊杰周禮講義自序

王安石周禮新義自序 蔡條跋

王昭禹周禮詳解自序

黃裳周禮講義自序

林之奇周禮議義自序

胡銓周禮傳自序

夏休周禮井田譜陳傳良序 樓鑑後序

陳傳良周禮說自序

俞廷椿周官復古編自序

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統集自序 明高叔嗣

王與之周禮訂義真德秀序

黃度周禮五官說葉適序

稅與權周禮折衷通考自序

朱申周禮句解陳鑑序

葉時禮經會元許元明序 陳基序 葉廣居

黃震讀周禮日抄自序

經籍典第二百三十八卷

周禮部彙考二

後漢鄭元周禮注十二卷

按元自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仲師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良皆作周禮解詁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儼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二鄭者同宗之大儒今讀而辨之庶成此家世之所訓也

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五十卷

按公彥自序夫天育烝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算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拒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曆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

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註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太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註云太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皞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並為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况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略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黎為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重黎為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以

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黎事顓頊又事高辛若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氏之官唯有窮黎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有重黎之後重黎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地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兜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註稷官也利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紀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羲叔爲夏官是司馬也故分命仲叔註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元分陰陽爲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爲四時但分高辛時重黎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爲

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惟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未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即眞之後命禹爲之即天官也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註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放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即眞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註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開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以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略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

四十雖未具顯案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都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即官號治革粗而言也宋李觀周禮致太平論集十卷

按觀自序天下之道由家道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生爲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害害述國用十六篇修備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刑以防奸古今通義惟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士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乂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爲先經世軌俗能事已畢述敘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爲集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楊杰周禮講義 卷

按杰自序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輔相之尊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述是禮爲萬世之大法也其略見于周官其詳載于六典六典者何治敘禮政刑事也治無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無不答地之道也地官司徒以掌之和豫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伯以掌之正大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司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空以掌之治則不言而化也教則見于言矣禮則見于

客矣政則見于令矣刑則見于威矣事則見于物矣此則精粗先後之序也六官帥其屬三百六十期之日也自天子諸侯至於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位自王畿至於侯甸男采衛要荒遠近莫不有其制自天地宗廟至於百神享祀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於歲終施為莫不有時自人至於禽獸草木養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於車服器用制之必有其法無一職不修而王道備無一物不化而歲功成此所以致太平而敬天命也不幸遭罹秦火絕滅典常出自山巖遺藏祕府冬官亡失既不獲其先書儒士相傳久已弊于俗學聖上憐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旨歸列之科選使成周太平之述煥然著明於本朝誠千百年希闊之遇也然而執形器度數之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泥通德性命之說者不能考合以適用蓋學禮者之所以蔽惟不執不泥然後盡變通以致用上副朝廷經術造士之意不其盛歟

王安石周禮新義二十二卷

按安石自序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學校而臣某實董周官唯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廣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蹟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

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豐臺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攷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

按蔡條跋王元澤奉詔修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為之提舉蓋以相臣之尊所以假命于其手也詩書多出元澤暨諸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者政和時朝廷悉命藏諸祕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迹猶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

王昭禹周禮詳解四十卷

按昭禹自序道判為萬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說之大法禮者法之大分道實寓焉聖人循道之序以制禮制而用之則存乎法推而行之則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然後禮之事舉矣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增而為三百六十非固好詳也王者之世物繁事衆其制不得不然也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言盛矣然道之常無下散于常有之域法象而為天地變通而為四時聖人體道之常無以觀其妙體道之常有以觀其竅其精至于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雖先天而天且弗違尚何事于仰觀俯察然後奉其時哉惟夫出神天之本宗應帝王之典起天地固有大美矣四時固有明法矣雖聖人烏得而違焉是固因天

地之大美達而為治教因四時之明法達而為禮政刑事然則常無之道為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聖人為天下而有治教禮政刑事天地四時道之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以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豈聖人之私智哉實天理之所為也由此以觀則禮之事雖顯于形象度數之羣而禮之理實隱于道德性命之微即事而幽者闡即理而顯者微然則理其神之所為乎夫神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而無乎不為聖人立禮以為體行禮以為期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亦神之無不在無不為之意也彼荀卿徒知禮為道之華而不知為物之致乃曰生于聖人之偽又烏知禮意乎哉

宋黃裳周禮講義六卷

按裳自序天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盈以遂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王之于愚衆吉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于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于是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是書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耶適丁斯時人偽世習未足以全是道備其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顯諸仁名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為易也智足以顯微適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為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為心以質為體文則剛柔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

特言周者以辨夏商焉耳二書之教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虧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避僞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而典謨之書行吟咏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于春秋哉二書之教不行然則三頌之次聖人以魯望周周不可望也以商戒周周不可戒也聖人始即書之後絕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耶古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五經之文已得先生巨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于區區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

林之奇周禮議義三十九卷

按之奇自序無體之禮冥於天地之自然而聖人制禮所以立無體之用也夫禮自外作本在於內雖有不易之道而外必盡其可陳之法是以其法之在度數也貴賤有位先後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君子知之于內足以安性命之情衆人由之于外足以觀性命之理此禮之大體也方其莫之爲而常自然之時人含其聰而天下不侵人含其明而天下不累則禮亦何所用哉此莊周制禮不仁之說謂渚渚散樸去性而從心耳營鐘鼓管籥之音目逐青黃黼黻之美與接爲交往往萬緒起矣而倫物不至于淆亂則謂禮之教其得已乎聞之曰禮者于時當夏乃萬物舒暢蔚蒸之時則禮者聖人之不免也蓋聖人之神不與人同憂而聖人之德早與民同患故周公制法

度于一日之間以厚天下之風俗其本如此雖然道有升降時有損益故以義制禮者雖昔之所餘而今或制作而不疑以義變禮者雖創造于前而後或因革以爲便則周禮之爲書豈特周公之力哉易曰亨者嘉之會天之禮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禮也三代之禮天道人事備于周上致其隆下致其殺中處其中則是時也崇天卑地分羣偶物而不失其統也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小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各以順受其正豈有他哉後世言禮昧於經之大體則徇常者或病其高闊好大者乃患於卑近又豈知夫高闊所以立天下之本卑近所以盡天下之事歟楊子曰禮體也禮不備不足以爲人故謹其名嚴其數則雖貴至戴璧之天子賤至橫目之庶人其衣裳飲食之纖悉聲音藻色之等威皆事爲之制典爲之防則尊無逼下之嫌卑無僭上之失者乃周禮之所載王業也禮文存於經獨周禮爲全書惟其傳不明故學者嘗憂其難知世有人焉乃訓而發之而聖人之德大略具矣傳曰先王訓制禮必有主也故以述而富學今既學者相與而學之而未知者以俟切磋焉

胡銓周禮傳十二卷

按銓自序臣聞六經之道同歸二禮相爲表裏其來尚矣考王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馮相氏之精考會子問雜記及問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

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別考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知鬱人鬯人典禮之經考經解而知太師六經六德之本考哀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社郊嘗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閒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術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上黨而知龜人筮人之敬考緇衣絲綸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準繩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弦而知樂師霜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尊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郊之論考冠義而知棄師之等考鄉飲而知酒正之德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掌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爲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謂江出汶至於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脈絡開塞而至於九州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觀大川小川之說生於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說然二禮條分貫別亦豈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旨意脗合相爲表裏端若脈絡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誠有味乎其言之也臣既爲易春秋禮記傳又覃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集解嘗以謂韓愈闢邪說欲尊六經而邪說卒不能革歐陽修欲刪去九經緯書而異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卒韓歐之業而學術庸淺志苦心勞徒益蕪累終莫能採賸登潛重念昔之賢士伸於知己臣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四待

經筵屢蒙獎諭受知實深陸辭之日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進呈伏惟陛下天縱之姿聖學高妙卓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于惟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王言非精于禮孰能與于斯顧臣猥批曷補萬一倘辱皇慈略加磨覽則臣之志願畢矣

按江出汝汝字疑漢

夏休周禮井田譜二十七卷

按陳傳良序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雖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蓋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識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是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蹟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謬嘗試者復大謬乃欲一切駁盡為嫌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

按樓鑰後序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於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騰寫凡千卷春秋易有解歷有書予從其孫壻

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勛本政書最為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於民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為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既訖錢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於是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辭雄義渾尤為著明遂并刻之惟文子之說以假裝勿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為可憾云

陳傳良周禮說一卷

按傳良進周禮說序王道至於周備矣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斷喪殆盡而天下遂日多故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為用周禮之禍詆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

俞廷椿周官復古編二卷

按廷椿自序六經厄於秦至漢稍稍始復然而多出於儒者記誦傳授之學不能無偽誤既成篇帙相傳至今世儒信其師承之或有所自也無或疑議遂使聖經之舊混為不可復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己而去班爵祿之籍已有亡失

之漸况一燔於熒燼而僅僅出於口傳追記之餘安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口授尚書自非孔壁所藏古文出而考證則舜典與堯典孰分益稷與皋陶謨奚別盤庚不得而異篇康王之誥不得而殊體信以傳信未必不至於今日也六經惟詩失其六書逸其半獨周禮司空之篇有可得言者反覆是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篇實襍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偽誤亦遂可以類考誠有犁然當於人心者蓋不管寶玉大弓之得而鄭謹龜陰之歸也雖然由漢迄今世代邈遠大儒碩學項背相望而區區末學乃爾起義是不得罪於名教者幾希嗚呼學者寧信漢儒而不復攻之經耶無寧觀其說而公其是非以旁正於聖人之言而幸復於聖經之故耶知我罪我所弗敢知此復古編之所為作也

鄭伯謙太平興國之書統集十一卷

按伯謙自序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為久恃無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并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己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己者之所以及民亦福迫淺陋足以躋時於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

私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我精神心力而爲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粧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書繪刮摩埴埴之法又有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蠲蠶之徵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允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弊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縶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鼎墜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王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爲東西其子孫亦謬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爲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槍亂之極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于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爲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爲握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未有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建古也止于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于議名田之法刑法止于定讞令軍旅止于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倣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

舉則數路鄉里則烟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敏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于先王之治者或以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爲治之意論甚美矣至于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名豪傑相與修廢起墜于正觀一二十年間稅爲租庸調田爲口分世業兵爲府選士爲明經進士官爲七百二十員天下爲襲封刺史然亦樸亂而不純粹疎略而無統紀未幾兼併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爲兩稅變府兵而爲彍騎停世襲而爲州縣不愛名器而爲墨勅料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罅隙呈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爲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及身而止唐漢之書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強之事亦一掃而無遺草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已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

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穎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繼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當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爲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名之蟠際于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濶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煨燼于秦火貶駁于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遺亂不經之書伏藏泯滅于山巖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祕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于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于作爲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爲經制大備使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羣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竟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于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其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元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事所以駁雜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于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嫺笑王制悉意于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爲目前苟簡之謀尙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得而見也有

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得而辭也

按明高叔嗣序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由余方少竊聞其概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說及周益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彼所稱方冊與籍豈謂周禮耶孔子尚思與東周孟子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為耶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去之後世以為罪然使始皇併天下為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為教家以為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立為天子頒其政式放于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強勉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鬪為功以干戈為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吞滅諸侯而六合為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為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耶何為其然也三禮莫古于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于簋豆神祇之間曲盡其意于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于是耶故善為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

之以考可也其略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于鄉後三年得進士為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國書可觀輒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阮叔嗣錄藏于家後十年而為嘉靖丙申冬日刊于山西布政司

王與之周禮訂義八十卷

按真德秀序周禮之難行于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于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通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修欲者壹以家宰統之三公之論道係師氏之諒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氏自與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沉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癯瘠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

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豈能行非有公之學者豈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賊也其所經營皆自私自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歎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末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

按趙汝騰後序東巖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衷以己見為訂義若干卷真文忠公既已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贊卷後辭十數不獲將行束擔弛日以瑛予文遂勉為之言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最尊敬之五峯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

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真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爲成書在後世不得爲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嗟嘆之意何以的知爲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名詁曰旦曰

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咎于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冬官未嘗亡錯見于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猶有見于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

說十二篇蓋嘗歎之紹熙天子爲科學家宗尚君舉索善文叔議論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邇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節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其作大邑其自時中又洛諸亦曰其自時中又萬邦成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于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纂周公者也從周之歎發于閒居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必見于推行討論潤色益至于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與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天復不愁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于民間比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嘆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干綴拾煨燼之餘安得句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于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爲成

按葉適序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凡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彌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并刻于達衆酌飲焉惟其量雨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夫妄咀吞之不恥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于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于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慕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疊疊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刑民者必相經緯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壤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宋嘉陳君舉亦著周禮

按陳儒序周禮之行于天下也久矣乃薄海內外間有文獻不足者或曰周禮盡在魯豈其然哉往歲秋八月儒奉命督撫淮南亟欲崇尚古訓以爲保釐之